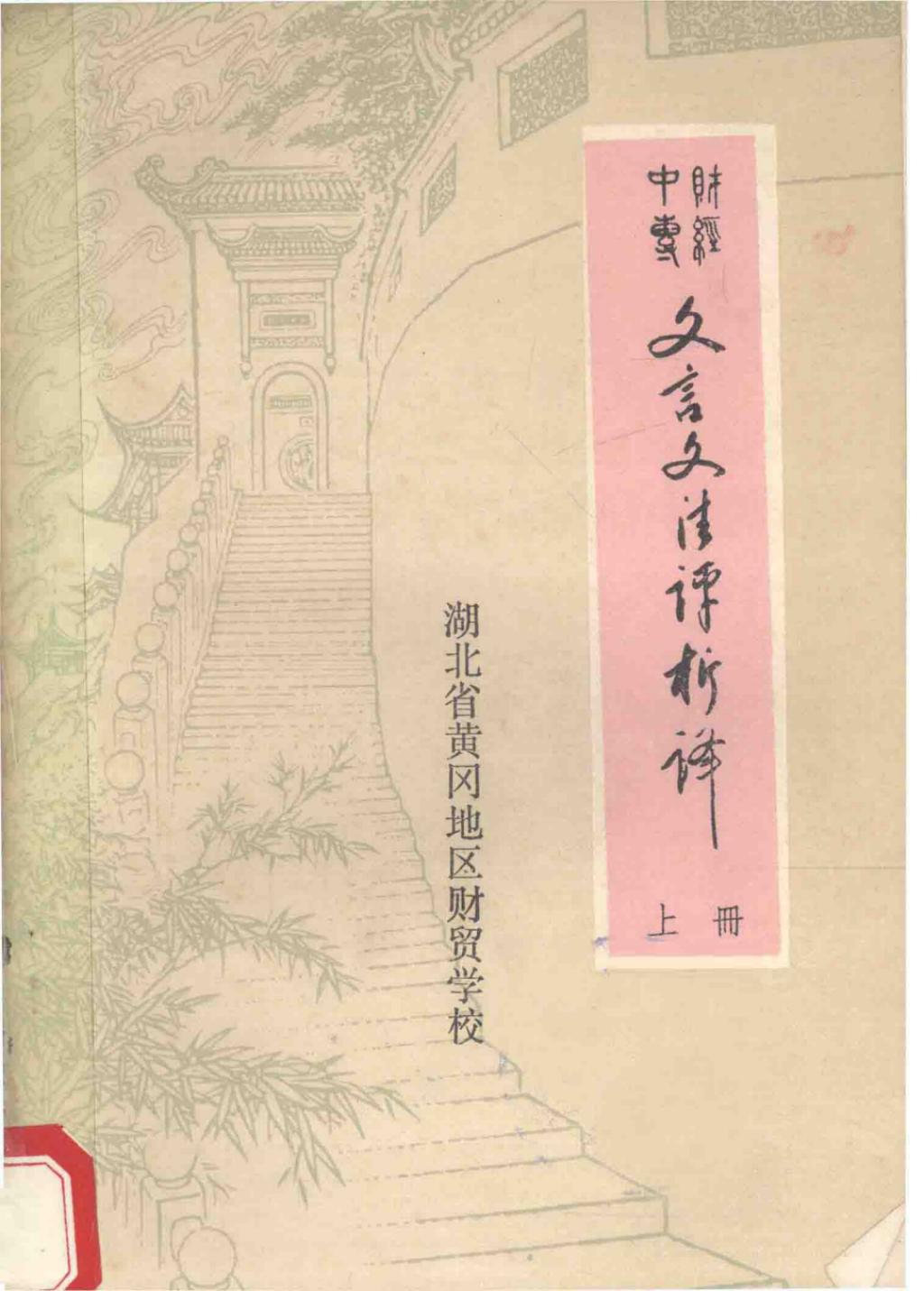


財經
中專

文言文注譯析評

上 冊

湖北省黃岡地區財貿學校



财 经 中 专
文言文注评析译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(上册)
藏书章

湖北省黄冈地区财贸学校
普通课堂教研室

一九八三年八月

目 录

一、醉翁亭记.....	(1)
二、与妻书.....	(10)
三、勾践栖会稽.....	(28)
四、段太尉逸事状.....	(46)
五、文天祥传.....	(64)
六、秦晋殽之战.....	(78)
七、冯谖客孟尝君.....	(93)
八、游龙门记.....	(108)
九、兰亭集序.....	(120)
十、李龙眠画罗汉记.....	(130)
十一、登泰山记.....	(139)
十二、项脊轩志.....	(150)
十三、左忠毅公逸事.....	(162)

醉翁亭记

欧阳修

欧阳修（1007—1072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年又号六一居士。吉州永丰（今江西永丰县）人。四岁丧父，家境贫寒。在母亲郑氏的严格要求下，刻苦学习。二十四岁中进士，先后在地方和朝廷任职，官至枢密副使，参知政事。早年积极支持范仲淹领导的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改革运动，又直言敢谏，因而屡遭贬谪。晚年思想趋于保守，成为反对王安石实行新法的守旧派。

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。他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文学才能的作家，在散文、诗词、史传、诗论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，而散文尤其突出，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宋初文坛沿袭晚唐五代雕章琢句、浮华空虚的形式主义文风，而且愈演愈烈。一些进步作家起来反对，但收效甚微。后来在他的发动下，开展了著名的“宋代古文运动”，才一扫形式主义的歪风，使北宋中叶出现了一个散文创作的高潮。他在创作上极力推崇韩愈，不仅重视文章的内容，讲求实用，而且也注意语言的朴实通顺。建立了平易流畅，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。著有《欧阳文忠公文集》一百五十三卷，附录五卷。

《醉翁亭记》是宋仁宗庆历五年（1045年），作者被贬

知滁州后次年（1046年）写的。通篇以自然流畅的笔调，描绘了山间四时的不同景色，抒发了游乐自适的情怀，较好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特色。

醉翁亭记

环滁皆山也。环，环绕。滁，滁州，在今安徽省滁县。也，语气助词，用在句末帮助判断。写亭之前，先总摄滁州地势。“环”“皆”二字，显示出滁州群山环抱的地理特征。其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，其，代词，指滁州。壑（hè），山谷。林壑，树林和山谷。由四面皆山转向一方诸峰。“尤美”二字特意突出林壑景盛，领起下文，有引人入胜之妙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之，代词，代西南诸峰。蔚然，草木茂盛的样子。然，形容词词尾，表示“……的样子”。而，连词，表并列关系，可译为“而又”。深秀，幽深秀丽。者，特殊指示代词，附在“蔚然而深秀”后，组成名词性结构，可译为“……的”。琅琊（láng yá），琅琊山，在滁县西南十里。东晋时，元帝为琅琊王，曾避难于此，故名。由一方诸峰转向琅琊山。“蔚然而深秀”，初显“尤美”。以上均为远望之景，以下是身临其境。山行六七里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酿泉也。山，名词，此处用作“行”的状语，意为“沿着山”。潺潺（chán chán），水流的声音。而，连词，表并列关系，可不译出。于，介词，可译为“从”。之，助词，的。酿（niàng）泉，泉名，即琅琊泉，因适宜酿酒而得名。一作“让泉”。由山出泉。“潺潺”之声，倾泻之状，再显“尤美”。峰回路转，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峰回路转，山势回

环，道路弯曲。翼然，象鸟儿张开翅膀一样。临，居高处朝向低处，这里可译为“紧靠”。于，介词，在。由泉出亭，点出亭的地理位置。“峰回路转”，显亭之境界幽深；“翼然”，将静景动写，比喻新奇。三显“尤美”。作亭者谁？山之僧智仙也。作，建造。者，特殊指示代词，用在动宾词组后面，指代人，可译为“……的人”。之，助词，的。智仙，和尚的法名。也，语气助词，用在判断句末，帮助判断。名之者谁？太守自谓也。名，命名，名词活用为动词。之，代词，指亭。太守，汉代称郡的长官为太守，宋代废郡设州，称州的长官为知州。这里作者是沿用旧名自称。自谓，自称。这里是指作者用自己的别号“醉翁”给亭命名。由亭及人。两个设问句，交代了作亭人和名亭人。太守与客来饮于此，饮少辄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号曰醉翁也。与，介词，表对象，可译为“同”。于，介词，到。辄(zhé)，副词，表时间紧接，可译为“就”。而，连词，表递进关系，可译为“而且”。故，表因果关系的连词，译作“所以”。也，句末语气助词，表示说明结果，可不译出。巧妙为“醉翁”作注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乎，相当于“于”。也，句末语气助词，表示解释原因，可不译出。表明放情山水的意趣。山水之乐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得，获得。这里可译为“领会”。前一“之”字，助词，的；后二“之”字，代词，代“山水之乐”，“之”后省“于”。而，连词，表并列关系，可译为“又”、“而又”。“不在酒”，宕开去；“寓之酒”，收回来。一宕一

收，说明“醉翁”另有深意。一“乐”字领起下文。

第一段交代醉翁亭的地势、位置及命名缘由。

若夫日出而林霏开，云归而岩穴暝，若夫（fú），连词，表转折关系，可译为“至于”。而，连词，表因果关系，可译为“因此”、“因而”。霏，云气。林霏，林中云气。云归，云雾聚拢。古人认为云从山中出，故曰“归”。暝，阴暗。晦明变化者，山间之朝暮也。

“……者，……也”，判断句式。者，语气助词，用在主语后有提顿作用。也，语气助词，用在句末帮助判断。晦，昏暗。朝明暮晦，景色多变。野芳发而幽香，野芳，野花。发，开，开放。而，连词，表因果关系，可译为“因而”，或不译。写春荣。佳木秀而繁阴，繁阴，树荫浓密。写夏茂。风霜高洁，风霜高洁，即“风高霜洁”。言秋爽。水落而石出者，言冬肃。山间之四时也。

四时，四季。一笔写四时之景，含而不露。朝而往，暮而归，往，去。而，连词，连接状语和谓语，表示修饰关系，可不译出。四时之景不同，而乐亦无穷也。而，连词，表示因果关系，可译为“因而”。亦，副词，也。也，句末语气助词，表确定语气。总收四时之景，点明乐在其中。景无穷乐亦无穷。

第二段记亭朝暮四时景色，突出山水之乐。

至于负者歌于途，至于，转折连词。负者，背东西的人。于，介词，在。行者休于树，行者，走路的

人。休，休息。前者呼，后者应，伛偻提携，伛(yǔ)偻(lǚ)，弯腰曲背的样子，这里指老年人。提携，牵引，牵拉，这里指被人牵引的小孩。往来而不绝者，滁人游也。而，句中语气助词，可不译出。用“至于”承转，从写山水之乐过渡到写人之乐。此处先写滁人游乐。临溪而渔，溪深而鱼肥，临，到。而，连词。前者表连贯关系，可不译；后者表示因果关系，可译为“因此”，或不译出。渔，捕鱼。酿泉为酒，泉香而酒冽，“酿泉”前省“以”。为，做，造。而，连词，表示因果关系。冽(liè)，清澈。山肴野蔌，肴(yáo)，荤菜。山肴，指野味。蔌(sù)，野菜，菜。杂然而前陈者，太守宴也。杂然，错杂的样子。而，连词，表修饰关系，可不译出。美酒佳肴，就地取便；杯盘杂陈，别具风味。次写太守宴乐。宴酣之乐，非丝非竹，酣，喝酒喝到正高兴的时候。丝，弦乐器。竹，管乐器。丝竹，这里泛指音乐。射者中，弈者胜，射，有三解：一说指射侯。侯是兽皮或布做的上面画有虎熊豹等动物图形的箭靶。这几种动物又各有一个筹签，如果射中的那种动物的筹签在谁手里，就该谁饮酒。二说指投壶，把短箭投入壶中，以投中为胜。三说指猜谜，古称猜谜为射覆，为古代酒令之一。弈(yì)，下棋。觥筹交错，起坐而喧哗者，众宾欢也。觥(gōng)，用犀牛角做的一种酒杯。筹，酒筹，行酒令用的竹签。交错，交互错杂。而，连词，表示并列关系，可不译出。别具一格的娱乐方式，不拘

一格的猜拳痛饮。再写众宾宴酣之乐。苍颜白发，颓然乎其间者，太守醉也。苍颜，苍老的容颜。“苍颜白发”，以及上文的“醉翁”和“年又最高”，都是自我解嘲之语，是“有激于感遇之际”（明代文太青《醉翁解》）之词，其实当时作者只三十九岁。但作者当时又往往陶醉于山水之乐，这又表现了他“放逐流离”仍能“志气自若”的旷达胸怀。颓（tuí）然，本指意志消沉，精神萎靡，这里指醉后昏然欲倒的样子。乎，于。“颓然”二字，肖形传神，醉态可掬。最后写太守形神俱醉的极乐。

第三段写游观和宴饮的乐趣。

已而夕阳在山，已而，副词，不久。人影散乱，太守归而宾客从也。而，连词，表示因果关系，可译为“因而”，或不译出。用“已而”承转，由宴酣之乐过渡到与民同乐。树林阴翳，翳（yì），遮盖。鸣声上下，游人去而禽鸟乐也。“游人去”，意味着兴尽而归。本无可写，却又翻出禽鸟之乐，再掀波澜。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，而不知人之乐；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。“乐其乐”中前一个“乐”字，用作动词，意功用法，可译为“以……为快乐”。“然而”又是一个转折，以禽鸟之乐衬“人之乐”。一波未平，又起一波，再从“人之乐”引出全文中心：“乐其乐”，即“与民同乐”。至此，以上许多铺排，俱有归束。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其，代词，指游乐的人们。“述以文”，即“以文述”，用

文字来记述。以，介词，可译为“用”。太守谓谁？庐陵欧阳修也。谓，同“为”。庐陵，郡名，就是吉州。交代作者姓名，也跟全文中八处“太守”相照应，增加了文章的气势和情味。

第四段，写醉归之乐，抒发与民同乐的感受。

简析

本文通过对醉翁亭周围幽美景物的描写和官民游乐的记叙，表达了作者寄情山水的情趣和官民同乐的理想。虽然文中也流露出作者官场失意的抑郁心情，在当时官民同乐的理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。但是作者在文中所创造的艺术境界是极其优美的。读后使我们得到一种艺术上的享受，感受到祖国山河的美丽可爱。

《醉翁亭记》是一篇优美的散文。在艺术构思上颇具匠心。文章开始由远及近，用层层缩小叙述范围的方法引出“醉翁亭”；接着又从说明“醉翁亭”的由来点出“山水之乐”；然后具体写滁州人民的和平生活之乐，以及作者和宾客游宴之乐；最后点出作者“乐其乐”的主旨。全文重笔描景，极力渲染人乐、鸟乐，其目的都是用来烘托作者的快乐，从而突出“与民同乐”的主题。整篇文章以一“乐”字贯穿，不蔓不枝，一环紧扣一环，一气到底。同时，作者在行文时还处处注意前后照应，使文章形成了一个谨严而又完整的艺术整体。

另外，本文对语言的运用也相当纯熟。作者不论叙事，还是写景抒情，都十分注意语言的锤炼；整篇文章句式整齐，又有变化，不仅显得简洁生动，而且音调铿锵；全文一共用了二十一个“也”字，这样一再反复，读起来觉得在回环往复中有勒有放，格调很别致，还略带些咏叹的意味，使文章加强了委婉的抒情气氛。

译 文

环绕着滁州的都是山。滁州西南面的许多山峰，树林和山谷尤其美好。远望那树木茂盛，幽深秀美的，是琅琊山。沿着山（向前）走了六七里，渐渐听到水声潺潺地响着，从两座山峰中间倾泻出来的，（便）是酿泉。顺着山势回环的弯道走去，有座亭子四角象鸟的翅膀一样翘起，紧靠在泉上边，是醉翁亭。建造（这座）亭子的是谁？是山上的和尚智仙。给亭起名字的是谁？是太守的自称。太守与客人来这里饮酒，喝得不多就醉了，而年纪又最大，所以自己起个别号叫“醉翁”。醉翁的心意不在酒上，而在于山水之间。山水的乐趣，领会在心里，而又把它寄托在饮酒之中。

至于太阳出来，树林中的雾气消散，云雾聚合，山间的洞穴（渐渐）昏暗。阴暗和明朗交替变化，是山里的早晨和傍晚。野花开放，散发出清幽的香味；好树茂盛，映下了浓郁的绿荫；天高气爽，霜色洁白；水位下落，石头显露，是山里的四季景色。早晨到山上去，傍晚回来，四季的景色各不相同，而乐趣也是无穷无尽的。

至于背东西的人在路上唱歌，走路的人在树下休息，前面的人在呼唤，后面的人答应，弯腰曲背的老人和被人牵引的小孩，往来不断的，是滁州人在游玩。到溪边打鱼，水深而鱼肥。用酿泉水造酒，泉水香甜，酒色清澄。野味、野菜错杂地摆在面前的，是太守的宴席。宴会上痛痛快快地喝酒的乐趣，不在于音乐；射箭的射中了，下棋的得胜了；酒杯酒筹交互错杂，起起坐坐，大声喧哗的，是宾客们在欢乐。容颜苍老，头发雪白，昏然欲倒地坐在众人当中的，是喝醉了酒的太守。

过了一些时候，夕阳落在山头，人影散乱，太守回府，宾客们也随着回去了。树林浓荫遮盖，上上下下一片鸟鸣声，游人离去，鸟儿快乐了。然而，鸟儿只知（生活在）山林的乐趣，而不知人们的乐趣；人们只知跟随太守游玩的乐趣，而不知太守是以人们的快乐为快乐。喝醉了酒能和人们一同欢乐，酒醒了能够用文字记述出来的是太守。太守是谁？是庐陵的欧阳修。

(叶耀东执笔)

与妻书

林觉民

本文作者林觉民（1887—1911）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。字意洞，号抖飞，又号天外生，世居福州市南后街祖厝（cuō）大院。一九〇〇年（光绪二十六年）入福建高林学堂，毕业后，于一九〇五年东渡日本留学，在庆应大学文科学习哲学，积极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活动，与林文、林尹民（均是黄花岗烈士）在留日学生中享有很高威望，时称“福州三林”。

一九一一年春，林觉民得黄兴、赵声通知，回国筹备广州起义。在起义前的第三天夜晚，即四月二十四日深夜，他“泪珠和笔墨齐下”，写下了感人至深的《与妻书》（亦名《绝笔书》）。四月二十七日，广州起义爆发，他参加黄兴率领的敢死队，领先袭击总督衙门，不幸受伤被捕，从容就义。

意映卿卿如晤：意映，即陈意映，作者的妻子。卿卿，旧时丈夫对妻子的爱称。晤（wù），会面，见面。如晤，好象见了面一样，这是旧时书信开头的习惯用语。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！“永别”二字，点明这封信的性质——绝命书。吾作此书时，尚是世中一

人：汝看此书时，吾已成为阴间一鬼。从“作书”到“看书”，言其永别时间到来之快；借人鬼之说，说明作者为革命死，志壮心坚。吾作此书，泪珠和笔墨齐下，不能竟书而欲搁笔，竟，本义为奏乐完毕，引申为“完”、“尽”。不能竟书，不能把信写完。泪墨齐下，情真意切；“不能竟书”，悲爱交织。又恐汝不察吾衷，恐，害怕，恐怕。察，详审，体察。衷，内心，这里指内心的情意。悲不能书，搁笔又无法诉衷；心情复杂，悲深爱亦深。谓吾忍舍汝而死，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，忍，忍心。舍，舍弃。而，连词，用来连接状语和动词，可不译出。之，助词，用在子句的主谓之间，有舒缓语气的作用，可不译出。两个“谓吾”紧承“恐”字落笔，尽现爱妻嗔怪之状；“不欲吾死”，吾又“舍汝而死”，非不爱汝而是另有他因。此两句引而不发，总领下文。故遂忍悲为汝言之。故，所以。遂，就。忍，忍受。之，代词，指要说的话。总括上文，交代“忍悲”作书的原因。

以上为第一部分，交代作书的缘由，叙说作书时的心情。其缘由是申述“吾衷”；其心情是悲爱同在，爱胜于悲，故能忍悲作书。

吾至爱汝，即此爱汝一念，使吾勇于就死也。至，极，最。即，就是。就，靠近。就死，可译作“赴死”。照应上段第一个“谓吾”句，又引起下文诉说“勇于就死”的原因。“吾至爱汝”，明写夫妻情深，实则为下文写舍妻赴

死作铺垫。吾自遇汝以来，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；眷属，家属，亲属，这里指夫妻。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，意思是希望天下互有爱情的男女，都能如愿成为夫妻。这句话出自《西厢记》第五本第四折：“永老无别离，万古常完聚，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。”推己及人，由“遇汝”后自己的幸福，想到并希望天下人也幸福。然遍地腥云，满街狼犬，称心快意，几家能够？

“遍地腥云，满街狼犬”，比喻清朝的统治到处都充满了血腥气，满街都是凶恶的统治者的帮凶和走狗。然，连词，表转折，可译作“但是”。用“然”字一转，描述黑暗现实，诉说天下有情人愿望难偿。司马春衫，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。司马春衫，应是司马青衫。此句出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。原诗曰：“就中泣下谁最多？江州司马青衫湿。”司马，指白居易，当时白居易为江州司马。青衫，唐制八、九品官穿青衫。《琵琶行》叙述作者在浔阳江上听一位商妇弹琵琶，倾诉她的不幸遭遇。白居易听后，引起了同感，不觉泪下，湿透青衫。此处林觉民借这个典故来说明自己是富有感情的。太上，旧指道德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圣人。忘情，不为情感所动。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，意即我对社会现状不能无动于衷。语出《世说新语·伤逝》：“圣人忘情，最下不及情，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。”后面的“钟情如我辈者”，亦出于此。以江州司马白居易同情苦难人作比，说明自己有相通之心；以“太上”忘情来反衬自己关心天下人的疾苦。语云：仁者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”语云，

古语说。仁者，具有仁德的人。“老吾老”二句，出自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。第一个“老”和第一个“幼”都作动词用，相当于“尊敬”和“爱护”。以，连词，作用同“而”。及，及于。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”，意思是“尊敬自己家中的老人，从而推及到尊敬别人的老人；爱护自己的孩子，从而推及到爱护别人的孩子。”引古言今，进一步表明为天下人谋福利的思想。吾充吾爱汝之心，助天下人爱其所爱，所以敢先汝而死，不顾汝也。充，扩充。其，代词，承前代“天下人”，译作“他们”。所以，相当于“……的缘故”。先汝，抢在你的前头。再次照应前文第一个“谓吾”句，交代“舍汝而死”的原因。其原因是舍身“助天下人爱其所爱”，这种舍身为人的可贵品质令人可敬可佩。汝体吾此心，体，体察，体谅。于啼泣之余，亦以天下人为念，亦，副词，也。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，为天下人谋永福也。“乐”后省介词“于”。要求妻子体谅自己，希望意映能舍己为人。“为天下人谋永福”，不仅自己决心舍身，还鼓励爱妻心怀革命志。汝其勿悲！其，语气词，表祈使。希望妻子“勿悲”，一往情深。

以上为文章的第二部分，概述“勇于就死”的缘由。由爱妻子到爱“天下人”，由牺牲自己到鼓励妻子“为天下人谋永福”；诉衷情，明志向，晓大义。

汝忆否？“忆”字总领下文，表示是回忆往事。

四五年前某夕，交代第一件往事的时间。吾尝语曰：“与使吾先死也，无宁汝先吾而死。”

“与……无宁……”，即“与其……宁可……”，选择连词，用以构成选择关系的复句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与其……，不如……”。汝初闻言而怒，初，刚开始，起初。而，顺接连词。怒，恼怒。“初闻言”妻子误解其意，“怒”字再现爱妻嗔怪之情态。后经吾婉解，婉解，婉言解释。虽不谓吾言为是，而亦无词相答。是，对，正确。而，转折连词，但，但是。“不谓吾言为是”，因“汝”亦“至爱”“吾”也；“无词相答”，因“吾”言依情依理。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，必不能禁失吾之悲；盖，连词，表原因，可译为“本来（是）”。以，依，凭。禁，堪受，禁受，意即“受得住”。不能禁，可译为“受不住”。吾先死留苦与汝，吾心不忍，连死都不忍留苦与“汝”，可见爱妻至极。故宁请汝先死，吾担悲也。故，因此。宁，宁愿。从“吾之意”至此，交代“请汝先死”的原因。嗟夫！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？嗟夫，感叹词。卒，副词，表终竟，可译作“终于”。不愿留苦与“汝”，结果还是让“汝”担悲，说明爱妻更爱革命。吾真真不能忘汝也！真真，的的确确。以上为所忆往事之一，作者忆事抒情，处处以妻子为至爱，字字以革命为至上。事情写得委婉曲折，感情流露感人肺腑。回忆后街之屋，后街之屋，指福州南后街祖厝大院。入门穿廊，廊，走廊。过前后厅，厅，厅堂。